

日前談到蘇軾詞《念奴嬌》有刻拓本，其書法醉態可掬，跟着講及有些好書法的人，非得三杯到肚，未有執筆之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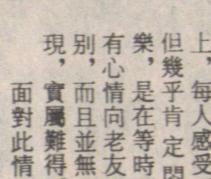
近期，書藝頗為流行，但要寫得一手好字，困難重重，不是但憑幾分酒意，就能把字寫好的。

讀蘇軾一首詩《石蒼舒醉墨堂》，中有書藝心得，值得與好酒亦好書法者重溫。

石蒼舒乃是宋代一個書法家，他將自己的書室，改名為「醉墨堂」。這個醉墨，並不是飲醉了寫字的意思，而像蘇軾所記載的：「近者作堂名醉墨，如飲美酒消百憂。」乃是說，愛墨如美酒，如佳餚，「興來一揮百紙盡」，石蒼舒喜愛書法，勤練不輟。

但是，蘇軾卻講出書法不必斤斤計較，「我書意造本無法，點畫順手煩推求……不須臨池更苦學，完取絢素充糞穉。」

寫字以「意造」為美，毋須浪費絢素。何以意到？亦「會須一飲三百杯」嗎？



醉墨不醉

中興

遇江龍

醉墨

不醉

醉墨

不醉